

时光隧道

高铁修到我家乡

坐火车从呼和浩特往临河走，忽然看到一根接一根的高大立柱在河套平原上延绵不绝地向西伸展。好久没回家了，感觉诧异，向同车的老张询问，那是什么啊？老张说是建的包银高铁。

看着窗外不断被甩在身后的苍茫山岭，还有迎面而来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金色田野，我的思绪回到遥远的过去。小时候，我和表弟常常趴在姥姥炕上端详墙画，上面画着一幅画，画里的场景我们从没见过。墙面用蓝油漆打底，画上有一个黑黝黝的车头，车顶冒着白烟，车下有红色的车轮，正滚动碾压在两根黑色的钢轨上，钢轨下面铺着长方形的木头。

心里对火车非常向往，可是一直到了1993年秋天，我才第一次见到火车。当时我到呼和浩特读书，四爹送我。我俩一早从陕坝坐班车到临河，然后到火车站买票。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临河，第一次进火车站。四爹先买了一张全价票，又让我把录取通知书拿给售票窗口的人看，工作人员在录取通知书上盖章后，给我卖了一张半价票。记得车票是一张厚厚的白色纸板，上面印着车次和开车时间，以及多长时间内到达有效的标记，有点像学生胸口戴的胸卡。先是静悄悄地排队，检票时间到了，排队的人立刻炸了锅，争先恐后地往站台冲。四爹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拽着我，跟着人群一起跑，可是紧跑慢跑，还是落在人后。到了火车跟前，发现门口挤满了人，车上的人在拼命往下挤，月台的人在拼命往上挤，下不来也上不去。看到车窗开着，我双手抓住窗框，两只脚蹬在车厢上，三下两下钻进车厢，四爹把包从外面递进来，让我放在座位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看车里的情形，原来里面都是背靠背的青色座椅，车厢中间有过道，可以直立身子走动，无需像在班车里走动那样弓着腰。

刚开始车厢里还不算挤，不一会儿的时间便坐满了人。四爹走到我跟前，问占的座位呢？我指指放在椅子上的人造革提包。四爹说，我是说让你坐一个位子，再用包占一个位子。显然我是理解错了，情急之下，只想着把包放在座位上，没想到自己也要坐。车身摇晃了几下，火车缓缓开动了。再找不到空座了，四爹让我先坐，他在旁边站着。我同旁边的人商量，他往里面坐坐，让我四爹一起坐，对方说那样太挤了。我起身让四爹坐，四爹说他先站一会儿。之后，两人轮流坐。那时没有表，只得火车上午开动，中间停了好多站，天黑的时候，终于到了呼和浩特。不料赶上下雨，一帮学生和家长站在火车站外等接站车。四爹询问身边的一位瘦小女生从哪儿来的？那位女生

说，从赤峰来的。问有没有大人送，她说没有。听了感觉非常惭愧，我一个小伙子，还得大人送。可是没有人送，我真的很害怕，特别是火车该怎么坐，我真的不知道。

到了学校，天色黑沉沉的。高年级的同学把我们带到宿舍，先来的同学已经睡了。我和四爹把床铺好，才想起我们中饭和晚饭都没吃，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没上过厕所。四爹应该是不想上厕所，而我是不知道火车上有厕所，硬忍着。之后往返，都是不吃不喝，空着肚子坐车。因为之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村里一位妇女出门坐火车，内急下车如厕，不料火车开动了，怎么追也追不上。直到1995年冬天，看一部小说，里面有人问在飞机上大小

便怎么办？一位号称见过世面的人说，像火车上一样，一边拉一边往出抛洒，还说掉到谁头上算谁倒霉。这时，我才知道火车上原来有厕所。

老张是从铁路上退休的，坐我对面，聊起来才知道，以前都在临河工作。说起往事，老张感慨万千：火车越来越快了，原来这段路得走八九个小时，现在才4个小时，高铁通车后就更快了。我想起来，那时的铁路是单线的，沿途设有许多小站，为的是方便会车，好让对向驶来的火车开过去。有的时候并不上下旅客，但也停车，而且还会停好久。记得1997年夏天，学校组织在巴盟实习，看到沿途在铺铁轨。老张说，那是修复线，那个时候坐的火车是烧煤的，司机坐在前面开车，司炉工

不停地往炉子里铲煤，一路上要不停地加水加煤。会车更是危险，火车开动，站里和车上就没联系了，沿途全靠地面工作人员旗子和手势的指挥。修复线修通后，改成内燃机车了，司炉这个工种也消失了。厕所也改成内设水冲的了，到站前列车员也不用着急锁门了。更重要的是火车运力大大提升，原来每到夏天，火车站货场堆满了西瓜蜜瓜，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拉呱车在场外等着，个个焦急地等待车皮，不知有多少瓜果烂在地里。现在咱八百里河套川，不管管多少，都能运出去了。

老张说，其实铁路是最亲民的，这么多年过去，火车票才涨了多少？我低头看看票价，54.5元。31年前，同样的路程全价票36元。说

到这里，老张自豪地仰起头说，将来高铁通了，出行就更方便了，趁身体还好，我打算好好出门转转。一边聊，一边看窗外的风景，时间过得很快，中午一点多，不知不觉到了站了。下车发现，站里站外和当年的记忆完全两样，宽阔的站前平台，开阔的进站出站通道，还有上上下下的直梯和滚动的扶梯。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气定神闲轻松自然，再也看不到当年的拥堵紧张和仓皇模样。

出站后发现，站前广场开阔整洁，四周都是绿树高楼，还有沿着道牙种植的各色鲜花，正迎风怒放。想招呼老张一起合个影，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一眨眼的工夫，老张就消失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不见了。

诗歌

听《黄河》

陈熹

坐在音乐厅的椅子上
真的不想说话
我累了
周围是一片寂静
曲终
人散

可刚才
分明那鼓声伴着黄河涛涛
向着我奔涌而来
我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只能注视着它

我注视着它
迎着这黄河的水
注视着它
它翻滚
腾挪
跌宕
那是一条巨龙

而耳边
仿佛出现了白云山下殷红的木棉
刑场上婚礼的誓言
小洲村的榕树
星河湾划龙舟的号角
黄浦江畔的凛冽的风

风在叫
马在嘶
黄河在咆哮

是昆仑山崩雪挟雷而下
砸碎千载缄默的茧壳
是桃花源泛舟的农夫
把炊烟寸寸
舞成丝

我的软弱的脉搏啊
突然青筋暴起
而我滚烫的脊梁啊
突然挺直如高扬的旗杆
我的民族的喉管啊
正为这条河呐喊
——不，是为
所有被践踏过的土地、灵魂和身躯
发出震心扉的怒吼

此刻我还坐在音乐厅里
耳膜振荡如鼓
低头
我看见我的胸口
新烙下一片
赭黄色的
祖国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檐下絮语

货郎担里的童年

钟穗

某日，我下楼时，恰巧撞见三楼邻居家的小孙女，正拎着一袋鸭毛，准备丢去垃圾房。望着她小小的背影，我忽然想起童年——家里但凡杀鸡宰鸭，我总要忙着把拔下来的羽毛收拢在篮子里，晒干后仔细收好，等着货郎担的到来了。

早年的乡村，秋收一收尾，空气里便悄悄漫进几缕冬的清寒。远远的乡间小道上，一个瘦削的身影挑着担子，晃晃悠悠地走来。紧接着，一阵“咚咚咚”的拨浪鼓声，带着独特的节奏感，像炊烟般温柔地由远及近，在寂静的村子上空悠悠回荡。原本沉寂的村庄，瞬间就被这声响唤醒，变得鲜活热闹起来。

最先围上去的，定然是村里的孩子们。这鼓声，可是他们最翘首以盼的乡音。不过片刻工夫，孩子们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把货郎担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年，常来我们村的货郎，是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汉子。因他皮肤黝黑，村里人都喊他“老黑鱼”。在我的印象里，他说话慢条斯理，见了谁都咧嘴笑，既透着几分精明，又让人觉得格外和善。

老黑鱼的货郎担，是由两个大箩筐、两个带分格的木箱拼凑而成的。一个箩筐，专用来收各家各户拿来的废品——猪骨、鸡毛、头发、塑料、金属，样样都有；另一个箩筐，则堆着待售的新塑料鞋、新拖鞋。至于那两个木箱，更是藏着不少宝贝：一边分类码着缝衣针、线绳、红头绳、橡皮筋、蛤蜊油这类大人们离不开的日用品；另一边，满满当当摆着橡皮、小刀、铅笔之类的文具，还有糖果、山楂片、小麻花这些能让孩子们解馋的零食。

木箱的盖子镶着透明玻璃，里面的小百货看得一清二楚。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这两只木箱，就是触手可及的百宝箱。

少数兜里揣着几分硬币的“阔绰”孩子，总会当仁不让地挤到前头，伸手掀开玻璃盖。他们的小手不管不顾地在箱子里翻拣，那股子豪爽劲儿，活脱脱像个大款扫货。

可在那个家家户户收入微薄的年代，能直接掏钱买东西的人少之又少，大多还是拿家里的废旧物品来换。于是，那些手里没钱，家里却有“存货”的小伙伴，一个个飞也似的冲到担子前。有人用猪骨头换了个小喇叭，有人用旧塑料换了个小皮球……而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那些换到糖果的孩子们。

那时候的农村娃，平日里哪里有什么零食可吃，糖果简直是稀罕得不能再稀罕的宝贝。货郎担上的糖花样不少：有能驱蛔虫的宝塔糖，有清凉凉的薄荷糖，还有喷香甜糯的花生糖……我至今记得，有一回玩伴“小胖”，瞧见住在巷口的“扁头”正蹲在货郎担旁，津津有味地嚼着牛皮糖，馋得口水都快流到下巴上了。实在抵不住诱惑的他，竟偷偷把家里没用完的牙膏全挤了，攥着皱巴巴的牙膏皮，死缠烂打地从老黑鱼那儿换回两颗橘子糖。

正当他含着糖果，欢喜得手舞足蹈、奔前跑后时，却没料到乐极生悲。不知是谁告了状，他父亲怒气冲冲地赶来——只见他爹怒目圆瞪，挽起袖子，一阵风似的冲到担前，一把揪住小胖的耳朵，径直往家拎。小胖骤然响起的哭嚎声，混着一帮小子幸灾乐祸的哄笑声，惊得一群麻雀扑棱棱飞上电线杆，歪着脑袋探头探脑地瞧热闹。

如今，随着市场日益繁荣，货郎担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可不知为何，或许是眷恋那股乡土气息，或许是不舍那段童年时光，又或许是惋惜一个古老行业的消逝——那清脆响亮的拨浪鼓声，还有大人小孩围着货郎讨价还价的鲜活画面，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酿成了一段五味杂陈的童年回忆。

心灯漫笔

穿过稻田就是远方

王同举

入冬后，稻子割下了，稻田也就空了，只留下一截截枯黄的稻茬，在寒风中歪七竖八地立着。

平日里，稻田是热闹的，处处都有农人晃动的身影。农人们戴着宽檐大草帽，扛来犁耙、锄头，在地里俯身劳作，整地、除草、清理沟渠。

孩子们在田埂上嬉戏玩乐，捉蚂蚱、在草丛中打滚，或者追着一只蝴蝶跑。偶尔有鸟儿从不远处斜掠过来，在田埂上稍作停歇，转瞬又倏地一下振翅而去，消逝成天际边一个豆大的黑点。

儿时是在乡下度过的。家乡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村庄周围除了稻田就是河流。我时常对着稻田发呆，或者顺着水流远去的方向眺望。稻田连片铺展，似乎没有尽头，而河水也一直不停歇地奔走，不知道它最终要流向何方。穿过稻田，

跨过河流，会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也许是像课本里描绘的那样，处处高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有热气蒸腾的早点铺，有霓虹灯闪烁的街巷。

记得有一次写作文，是关于梦想的。我写到了蒲公英，想象它如何飞过稻田，掠过河水，向更远的地方飞去，想象它落人远方的泥土，抽出新的芽孢。老师告诉我，远方除了有熙熙攘攘的城市，还会有关山入云的山，有波澜壮阔的海，也有稻田、河流，甚至也有像我一样的半大孩子，在田埂上奔跑。老师的话语愈发激起了我内心中对远方的渴望，我梦想着有一天能踏上远方的土地，看山看海，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结识新的朋友。

第一次离开村庄，是去外地上学。父亲挑着行李，我跟在父亲身后。途中，我总是向路边的稻田

张望。稻子一截青一截黄，抽出了饱满的穗，蒲公英也长出了细小的绒毛。我摘下一束蒲公英捧在嘴边轻轻吹，蒲公英漫天飞舞，像云朵一样，晃晃悠悠地四散飞去。

父亲叹息说，蒲公英太野了，风一吹就跑，留不住。我看到了父亲的白发在风中抖动。对于我的离去，父亲终究有些不舍。或许每个孩子都是父母捧在掌心的“蒲公英”，担心他们飞不起来，又怕他们飞得太远，转瞬没了影迹。父亲寄望我好好读书，就是想要我离开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风是蒲公英的翅膀，而梦想就是我的翅膀。

坐上开往异乡的火车，车子在田野间快速穿过。铁路两旁有稻田，有村庄，再往前，有山，有湖，也有城市。原来啊，稻田哪里都有，村庄也是，走了那么久，远方依然有熟

悉的模样。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梦寐以求的城市，终日为生活奔波劳碌，像被日子推着、催促着，马不停蹄地往前走，连停下脚步看看身边的风景都成为奢侈的事儿。真真切切地生活在儿时所梦想的“远方”，熟悉的稻田却成了记忆，村庄也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风景。闲暇时，我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看稻田，看河流。当视线掠过稻田、河流，远方是生我养我的村庄，我甚至还看到了儿时的我在田埂上奔跑的模样，内心怅然不已。

城市是我儿时的远方，村庄是我现在的远方。想到这，不免哑然。远方在哪里，或许就在我们永远都急切期盼却又无法瞬间抵达的地方吧。尽管隔着稻田，隔着河流，隔着万水千山，它一直在我们心里守着，等着我们归去。

此刻我还坐在音乐厅里
耳膜振荡如鼓
低头
我看见我的胸口
新烙下一片
赭黄色的
祖国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土生土长”的高品质大米

江报“侨农壹号”



扫码购米

同步上架销售！

江门昌大昌、祥华超市、五邑农家煲仔饭连锁店

江报
出品

江门日报发行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750-3507689



广告